

旅行書寫、文化鄉愁、歷史殘影

以台灣詩人胡爾泰詩集《白色的回憶》為例

Travel Writing, Cultural Nostalgia,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Hu Er Tai's *White Memory*

劉建基 Chien-Chi LIU
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



1 詩人胡爾泰於塞納河畔留影。

胡爾泰出身學院，文化史與宗教史係其研究專業，其乃學院中少數能左手寫現代詩與古詩，右手寫史學文章的能手。其詩作質量精純，文字細膩，時而浪漫感性，時而冷峻慧黠，散發出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歷史意識，可謂詩壇之「文字遊俠」。詩中常以歷史傷痕、鄉愁懷舊、逍遙狂想、樂園意識、美感追尋為主題，洋溢著歷史縱深與人文關懷深度，以及嚴肅、理性的思辯。

胡爾泰詩集《白色的回憶》(2010)，除了延續前二本詩集《翡冷翠的秋晨》(2000)與《香格里拉》(2007)主題外，結合文學、城市與漫遊的「旅行書寫」格外引人注目。胡爾泰多次遊學歐洲，親炙歐洲之風土人情與文化精髓。詩人挾其豐富的旅行經驗與感受，在閒適與移動間，每每以其獨特的歷史視角與跨文化關懷，展現其對當代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現象的省思。

鄉愁往往是「旅行書寫」的一大主題。鄉愁通常是指對故鄉的思念，但在文學作品中，卻另有一種文化的鄉愁，例如葉慈(W. B. Yeats)在「航向拜占庭」(Sailing to Byzantium)一詩中，將東羅馬帝國首都拜占庭當作精神的故鄉。十九世紀以來，許多騷人墨客將巴黎視為精神故鄉，美國大文豪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在其有關巴黎的回憶錄《一場流動的宴饗》(*A Movable Feast*)中寫道：「如果你幸運到曾在年輕時居於巴黎，在你往後的人生中，巴黎都將跟著你，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宴饗。」(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,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, it stays with you, for all of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.)

有關巴黎種種回憶的片段，猶如吉光片羽，常留於許多文人心中，胡爾泰在〈巴黎，另一種鄉愁〉中也表達對巴黎的嚮往與眷戀。在他筆下的巴黎，「聖母院的玫瑰窗」讓他感到「七彩而輝煌」，「歌劇院的魅影」讓他感到「神秘而感傷」，如一首流浪之歌般的塞納河，讓他感到「沈鬱而悠揚」，康康舞中的乳波臀浪，如迷幻的霓虹，讓他感到「亢奮而激昂」：

初昇的太陽
基督的光
穿過聖母的玫瑰窗
投向金色的圓頂與橋頭
花都的鄉愁啊 七彩而輝煌

烈士的幽靈
出沒於晨霧未散的公園
長髮流浪到藝術家的橋
歌劇院的魅影是不散的音符
花都的鄉愁啊 神秘而感傷

牧神的午後
微風吹過樹梢
敲打綠色的鍵盤
塞納河是一首流浪的歌
花都的鄉愁啊 沈鬱而悠揚

水銀燈之夜
紅色的磨坊搖出了康康
瘋馬在香榭的舞台上奔馳

乳波臀浪是迷幻的霓虹
花都的鄉愁啊 亢奮而激昂

巴黎豐富的多彩面貌，讓詩人在離開巴黎後仍不斷品味，巴黎的一切變成永恆的文化鄉愁。詩人以巴黎女子為喻，刻劃這種對巴黎魂縈夢繫的鄉愁：

貓眼的女人
迷迭香的女人
湛藍深邃的眼神
把時間框住把靈魂攝走
花都的女人啊 是解渴的鴆酒

巴黎的記憶猶如神秘的美女，將詩人的靈魂攝走，框入巴黎的時間與空間，如此從所在的時空抽離，神遊精神的故鄉，就如在平凡或苦悶的現實生活中一飲讓人迷幻的酖酒。詩人在巴黎旅行的記憶，化為對巴黎的「另一種鄉愁」，儘管已離開巴黎，但巴黎仍是心中一席永無止境的流動宴饗。

〈賽維亞的回憶〉一詩源自於胡爾泰從西班牙賦歸，在「寧靜中回憶」所獲致的情緒感受。胡爾泰以簡單樸實的詩句，勾勒出賽維亞古城文明興亡史，增添了幾許的歷史滄桑：

哥德人來了又走了
把名字留給了雄偉的教堂
摩爾人來了又走了
留給了阿拉的子民 皇宮花園流水
和拼湊不出任何故事的鑲嵌



哥倫布走了又回來了
把黃金和榮耀
安放在塔端與教堂
而在教堂深處得救的靈魂啊
又陷入了佛朗明哥的漩渦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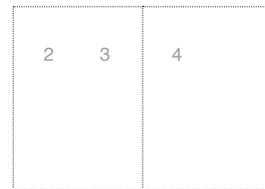
哥德人、摩爾人、西班牙人留下了無數雄偉的建築、巍峨的教堂與豐厚的黃金。然而，在這表面富麗而內裡庸俗的文明古城背後，我們似乎聽到印地安人血淚泣訴「被殖民」的夢魘，控訴「殖民者」假文明教化——「福音」——之名，行殖民統治之實：

福音隨著混濁的河水
晝夜不停地奔流著
印地安人的血啊

卻在半島人的血管裡
日以繼夜地哭泣著

在〈賽維亞的回憶〉一詩中，印地安人彷彿伊比利半島的棄兒，在文明的「福音」浪潮裡無奈的嘆息，低吟著族人的歷史悲歌，「幽幽咽咽，嫋嫋餘音，萬古愁，不絕如縷」。胡爾泰從關懷族群的角度出發，批判恃強凌弱的強權政治與文化，替弱勢印地安人發聲。

〈白色的回憶〉一詩呈現胡爾泰「旅遊書寫」的另一主題：離散（diaspora）。吳明興在其〈白色詩序〉中指出，這首詩的副標題——「致流浪的白俄」——隱含「更高的命意」：「單純的從副題來看，漂泊無方的白俄，是詩人行吟於巴黎某一街頭時，目擊遠離故土的白俄羅斯人，細弱而模糊的白色縮影，就在這個身影所投射的無限深黑的時空中，歷



- 2 胡爾泰詩集《白色的回憶》封面。
- 3 塞納河 (La Seine)。
- 4 巴黎聖母院 (Notre Dame de Paris)。

史不幸的殘影，遞次在詩人眼前浮凸出來」(3)。

「白色的回憶」既是開卷之作的詩題，又是詩集書名，顯然這首詩在詩人心中分量頗重。「白色」與「回憶」是整本詩集創作的基調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滋華斯 (William Wordsworth) 在其詩論 (Preface to *Lyrical Ballads*) 中有云，詩興或詩意必須變成「寧靜中回憶的情感」 (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) 才能成為詩行詩篇。胡爾泰的回憶，基本上是深沈寧靜的「白」，充滿「白色」的臆想、意象與異象，並且呈現跨文化的對話喧囂。美國作家梅爾維爾 (Herman Melville) 在其小說《白鯨記》的第四十二章〈白鯨之白〉 (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) 中指出，儘管白色在自然界事物中與一切甜蜜的、尊貴的、崇高的事物聯想在一起，然而這種顏色最深層的意象裡，卻隱藏著一種「無

從捉摸」的東西 — 這種東西引起人的驚恐，更有甚於鮮血的腥紅色。

在〈白色的回憶〉中，胡爾泰藉由白黨抵抗赤俄失敗、白俄自我放逐，與流寓他鄉之歷史事件，將白色意象與死亡鮮血連結。詩人呈現具有歷史意識的白色回憶，一方面表現出對離散族群的花果飄零寄予同情，另一方面寄寓對現今世界所存在的暴力、血腥的批判：

那一年的冬天

槍砲的聲音比雪還大

冬宮的星子嚇得失去了血色

鐮刀收割了革命的果實

榔頭敲碎了大理石的圖騰

西伯利亞的冰雪從此不再融化

白色的星星從此不在旗幟上閃爍



5

6

- 5 塞納河畔的巴黎聖母院教區景點。
6 西班牙塞維亞 (Sevilla) 回教宮殿。

白黨的鮮血

染紅了雪白的芭蕾舞群

肩星墜落白堊的原野

滑過白色的冰原

帶著四方鄉愁的白色

軟糖 化成了白色的回憶

逐漸消融於白軍的口中

文學中，「自我放逐」意識的呈現，總是暗藏著「追尋」主題。自我放逐的白俄，在漂泊離散的歲月裡，不斷尋找某種精神上的歸屬。流浪的白俄

對原鄉故土的依戀，可謂是一種懷舊鄉愁式的永恆「追尋」。然而，這種對故土的依戀思緒，只能沈埋在異境他鄉，只能在「錯把他鄉當故鄉」的異域中虛幻地擁抱，不禁令人唏噓，感受到一片蒼白的空無與空茫。「在詩人透過白俄細小的形影，張望歷史的當際，竟爾感同身受，而不自覺的發出深沈的喟嘆」(吳明興 5)：

自我放逐的

白色的異國魂阿

鐮刀已然腐朽

椰頭已然生鏽

查干薩日早帶著雪花降臨

遠方白堊的原野

也傳來了白色馬車的鈴鐺聲

胡爾泰的「旅行書寫」結合了文學、城市與漫遊等面向。〈巴黎，另一種鄉愁〉呈現了詩人的文化鄉愁，視巴黎為精神故鄉及「一席流動的宴饗」。〈賽維亞的回憶〉勾勒古城文明興亡史與文化殖民議題。在〈白色的回憶〉中，詩人藉由白色意象勾勒白俄顛沛的鄉愁。胡爾泰的「旅行書寫」擺盪於紀實真實、文化鄉愁、歷史想像之間，呈現跨文化的對話喧囂。

鍾怡雯在其〈旅行中的書寫：一個次文類的成立〉一文中，指出旅行書寫的特質：「沒有一種旅行[書寫]是客觀的，旅行主體帶著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型態去旅行，我們閱讀的不[僅]是異地風景，也包括旅者的觀點／偏見，主體帶著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型態去旅行。旅行最根本的意義乃在發現自我／他者的「差異」，因而產生內省和反思」(48)。對胡爾泰而言，旅行書寫作為一種詩作類型，除了轉化旅行的經驗與感受外，更重要的是將「自我」的旅行主體融入「他者」之境，召喚文化鄉愁與歷史殘影，呈現出跨文化的對話與省思。

(本文圖片提供：胡爾泰)

延伸閱讀

- 鍾怡雯(2008)：旅行中的書寫：一個次文類的成立。台北大學中文學報，4，35-52。
- 胡爾泰(2010)：白色的回憶。台北：萬卷樓。
- 吳明興(2010)：白色詩序。白色的回憶，1-27。
- Hemingway, Ernest. A Moveable Feast. 2013年11月28日，取自 <http://zh.scribd.com/doc/6765457/A-Moveable-Feast-by-Earnerst-Hemingway>
- Melville, Herman. "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." Moby Dick. 2013年11月28日，取自 <http://www.americanliterature.com/author/herman-melville/book/moby-dick-or-the-whale/chapter-42-the-whiteness-of-the-whale>
- Wordsworth, William. "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." 2013年11月28日，取自 <http://romanticlit-kjaya30.blogspot.tw/2011/10/prefact-to-lyrical-ballads-analysis.html>

純筆記

流光似水馬奎斯

(資料彙整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)

「光就像是水」我說：「你扭開了水龍頭，它就出來了。」

- La luz es como el agua -le contesté: uno abre el grifo, y sale.

那是〈流光似水 La luz es como agua〉中，男孩 Totó 問了參加家具用品詩歌研討會的作家：「為什麼一按開關，燈就會亮？」所獲得的回答。

於是，Totó 和 Joel 兩人便在陸續得到划艇與潛水裝備後，利用每週三爸媽外出時，打破發亮的燈泡，讓家中充滿從燈泡流瀉出如水的金光，開始他們的航行與潛水遊戲。以致於孩子們與全班同學因為同時扭開太多燈，屋裡氾濫成災，沉沒在滿溢的時光中。

馬奎斯 (G.G. Márquez, 1928-2014)，哥倫比亞人，1982 獲頒諾貝爾文獎，作品充滿超現實感，其中《百年孤寂》被公認為魔幻寫實主義最具代表性作品。〈流光似水〉收錄於《異鄉客》短篇小說中。